

射編

民事訴訟

物權 親屬 繼承
附選舉訴訟

全國
律師
民刑
訴狀
新編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射編

民事訴訟

物權 親屬 繼承

附選舉訴訟

全國
律師
民刑
訴訟
狀
新
編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全國律師 民刑訴狀新編 射編

崔善堂與林自成爲墳地糾葛案

崔善堂代理律師

劉翰清

劉家蔭

第一審

○崔善堂起訴狀

原告人崔善堂

黑龍江崔氏公族代表

被告人林自成

爲家人乘隙侵佔塋地。偷拔界石。希圖滅跡。伏乞
准予傳訊。逐令遷移。以免後患。事竊查民先祖於前清
初年置有塋地一處。坐落在吉林省城西北隅。白虎廟
東北山懷。(另有二圖及縣發執據並前清將軍衙門
戶司移文以備參閱)嗣因調赴黑龍江省。征剿俄人。
舉族均移駐江省。遂留家人林克昌駐塋看守塋地。並
將界內曠地令其自行耕種。並另給予祭掃之資。令其

按季祭掃。每年由江省來料理一次。卽行馳回。相沿百
有餘年。從無異議。近年民族衰微。間有一二年未至。詎
料林克昌後人林自成遺生覬覦之心。故由本族委民
來吉至塋查驗。始悉於同治年間。經林克昌後人。將民
塋界內白虎山左近土地。零星偷賣者。計約四十餘垧。
偷售塋地。本應追究。然以其爲先人累世家人。尤冀其
安分看塋。只土地少有損失。尙可仍舊。不料本年來吉
遑報升科。丈量塋地尺數垧數。林自成竟欲返客爲主。
幾次阻攔。民未理會。伊卽快快不快。迨前日民往塋地
勘界。詎東西北三面鑄文之崔氏祖塋界石。計共八根。
均被林自成偷拔藏匿。僅有南面無字界石一根未拔。
(拔石之痕迹尙在)伏思家人職在看塋守界。林自
成不但不能守界。且覬覦主權。包藏禍心。既經偷賣於
前。復敢侵佔於後。長此以往。倘人往年湮證據消滅。而
崔氏祖塋不爲林姓所佔踞者幾稀矣。事關祖塋主權。
萬難容忍。况誼屬家人。尤爲可惡。迫不得已。謹具狀請

求

鈞應傳訊追究。並遂令林自成速遷。由民另行招戶。以免後患。實爲公便。謹狀。

吉林地方審判廳 公鑒。

民國八年五月一日

○崔善堂補具理由狀

原告人崔善堂

被告人林自成

爲懇請

准予開庭審理。以便早日結案事。竊查前控本族家人林自成。偷拔界石。意圖侵佔等情一案。曾經

廳憲審理一次。惟事實未甚明瞭。茲再將詳細情形補向

鈞應陳述之。查民始祖諱仲祥。係於前清初年。由山東徵調來吉。後於吉林省垣病故。因在吉省西北隅白虎廟東北山懷。設塋安葬。迨後舉族遷調黑龍江省。遂留

家人（卽林克昌之先人）看塋守界。囑令豫防他人侵越及偷葬等事。所有塋地界內曠地。並令其自行耕種。此外按季給與祭掃之資。（詳情見前將軍衙門舊案。現吉林縣署有案可查）相沿百有餘年。從無異議。後於同治年間。不但林克昌偷引外人葬墳。且將塋界以內土地偷售四十餘垧。亦經本族在前吉林將軍衙門呈訴有案。今林自成復見崔氏衰微。心懷叵測。既拔界石。復欲報領塋外餘地。觀上次開庭時。伊供述呈報此地甫廿餘日等語。其欲反客爲主之心。顯而易見矣。不但此也。卽林自成代理人。前開庭時。亦稱林姓係代崔氏看墳。其祭掃費每年由信成太支付等語。由此以觀。伊確爲崔氏看墳家人無疑。况信成太破局係本族公置。每年經手付與祭資。亦不難傳訊而得真相。爲此補陳情形。伏乞

廳憲開庭審理。或調查吉林縣所存前將軍衙門舊案。剖判。以免拖延。實爲公便。謹狀。

吉林地方審判廳 公鑒

民國八年六月十四日

○崔善堂補呈書證狀

原告人崔善堂

被告人林自成

爲江省寄到確實證據。懇請開庭審理。以便從速結案。事。竊查前控本族家人林自成偷拔界石。意圖侵佔等情一案。曾經

廳憲審理數次在案。茲由江省族中先後寄到譜書兩部。委任狀一份。前將軍衙門戶司付文代封一份。草圖一紙。一併送呈

鈞廳以資考證。伏乞

廳憲鑒核開庭審理。澈底根究。不難水落石出。明其真相矣。現經民族商定。所有林自成偷拔界石各節。概不追究。原蓋房間二所。內有磚瓦正房四間。草正房三間。計共七間。原留同治六年照抄原案草圖各二份。四季

祭掃錢摺一份。應請一併判令歸還。並逐令尅日遷移。以清糾葛。非民過刻也。實緣林自成刁狡萬端。反客爲主。今既如斯。民族萬無再留之餘地。計伊家享受崔族利益二百餘年之久。伊不但不思圖報。反陡起貪心。若不嚴行驅逐。人往年湮。魚目混珠。後患不堪設想矣。再民前日往塋地查看。見其將墓門又棍拔去。門扇墮落。實屬容心損壞主物。可恨已極。合併聲明。據情呈請廳憲從速審理。判令遷移。以清糾葛。實爲公便。謹狀

吉林地方審判廳 公鑒

民國八年七月十二日

○吉林地方審判廳簡易庭民事判決書

原告人崔善堂年四十二歲黑龍江人充差

代理人劉家蔭律師

被告人林自成年二十六歲吉林人住林家溝業農

農

證人張文升年五十九歲山東人業農

盛永清年五十九歲山東人業農

李俊慶年四十九歲山東人業農

楊德仁年七十歲直隸人住西關業農

原福有年三十四歲吉林人業農

高明秀年五十三歲山東人業農

李保慶年四十一歲山東人業農

趙成吉年四十三歲山東人業農

張林年三十二歲山東人業農

趙品三年四十五歲吉林人業商

右列當事人因墾地糾葛一案。經本廳民事簡易庭審理判決如左。

主 文

原告請求駁回。被告現在佔有之地畝。仍歸被告繼續管業。訟費大洋九元零三分。歸原告負擔。雙方呈案之譜書圖據錢摺印文等件。分別發還存卷。

事 實

緣原告崔善堂現住黑龍江省。係漢軍旗人。原籍山東。其先祖自清初遷居吉林。死者葬於省城西北山懷。立有石碣碑牆及界標。康熙廿二年間因征剿俄人。舉族移駐江省後。每年來人料理一次。被告林自成在該墳西北隅居住。自伊之先祖林富。在該墳附近山溝山坡。及無主墳塋間歷年零星開成熟地廿餘畝。并修有房屋廿餘間。招戶食租。迄無異說。以是土人呼該處為林家溝。崔族另有草房數間。坐落城西草市地方。租與信成太商號居住。民國二年間該族以吉江相距甚遠。不便歷年遣人來祭。遂託林自成代為照料祭掃等事。祭掃費由信成太支取。當立有崔氏奉託林氏取祭祀錢摺。本年春間。崔族以吉省地價昂漲。公委崔善堂代表來吉經理墾地。以便升科。崔善堂乃將墳圈四周荒地。連同林自成開成之熟地一併繪圖報領。林自成聞之。亦赴吉林縣報領該地。正在查核間。崔善堂遂於五月一日將林自成告訴到廳。

理由

據崔善堂供稱林氏係崔氏家奴。向爲崔族看墳。所有墳圈以外之地。均係崔族所有。林自成開成之熟地。應歸崔族報領。有族譜印文地圖及林自成之先人爲崔族家奴之三代圖說爲憑。請求判還。并判遂林自成。由崔族另行招戶看墳種地等語。其代理人劉家蔭主張亦同。林自成供稱伊之先人爲崔家看墳是實。非崔族家奴。所有熟地均係伊之先人佔有墾成者。有五六十年二三十年十數年之佃戶房戶爲證。地歸伊有。伊應報領等語。其代理人譚晉清主張略分三點。(一)查崔氏譜中載有該族移駐江省後。留家人林添瑤看守墳塋字樣。而林氏家譜中并無林添瑤之名。又崔善堂呈案移文內載有康熙年間。(據崔善堂供稱康熙廿二年)該族移駐江省後。留家人林克昌看守墳塋。諱空曠土地。悉令林克昌自種自食。不准他人侵佔等語。而林克昌乃係林自成祖父。前數年故去。及至現在

不過八十歲。按康熙廿二年迄今已二百餘年。彼時該族家奴自無林克昌其人。又崔善堂呈案之林氏家奴三代圖。比較林自成呈案之林氏真族譜。不但名氏差錯。輩行亦均顛倒。不能發生證據之效力。據此數端。林氏並非崔氏之家奴。(二)查崔氏立與林自成之取錢摺。表面載有崔氏奉託林氏取祭祀錢摺字樣。林氏果係該族家奴。何必加奉託二字。又林自成既有熟地廿餘畝。每年可收租糧四五十石。該族何不就該租糧中扣留祭資。而必須由信成太支取房租。是尤足證明林氏非崔氏家奴。(三)查林自成之佃戶房戶有五六十年者。有二三十年十數年者。共計十餘家。均已到廳供實無誤。地爲林自成所有無疑。按之大理院判例。無主官荒。自應歸原墾戶承領云云。查本案目的物係未經報領升科之地。如主張所有。應以有無確切憑據。及有無占有之意思爲重要前提。乃崔善堂呈案之譜據及移文等件。被告代理人指摘各點。平心而論。既不

能發生證據上確切之效力。更進而言之。無論崔善堂呈案之移文譜據等件有乖謬舛錯之點。不能發生效力。即能證明林氏爲崔氏家奴。究竟該氏於何時占有。占有之後如何勘定。如何經營。就該氏之譜書觀之。并無何等記載。獨同治年間該族曾有巴彥德勒和爾者。以墳塋附近之處多被土人挖掘不整。偷埋墳墓。空隙土地亦被侵佔。既於墳脈有傷。守墓家人又無地可耕。如譁然棄散。守墓無人。殊屬不孝等情。呈請吉林將軍。飭吉林理事同知。准予查禁一次。（詳崔善堂呈案移文內）查其用意。是爲維持守墓人之生活。及保持墳脈起見。而有此項之整理。并非以自己所有之意思而經營之。質言之。即無與林氏爭地之意思。且就移文內載。凡墾畔空曠土地。悉令林克昌自種自食。一面細味巴彥德勒和爾當時呈請吉林將軍嚴予查禁土人侵佔之意思。實在墳圈以外之土地。經吉林將軍勘定後。無論剩餘地畝若干。悉歸林克昌自種自食。以便安

心守墓。崔族絕不分甘也。不然彼時林氏開成之熟地。據崔善堂呈案之地圖核之。已屬不少。該族於呈請吉林將軍勘定後。何不丈量明白。共地若干。或刻於墳碣。或載入譜書。彼時或以地值無幾。不屑出此。民國二年間地價較貴。林氏開成之熟地益多。何不經營而定爲崔族公有。即不收爲公有。於祭掃等費尙不於該地租糧中扣除。而必須奉託林氏由信成太支取者。是該族對於係爭地畝。始終認爲林氏所墾。應歸林氏耕種。并無自己所有之意思。故始終未與爭執。總之林氏爲崔氏看墳。固屬難掩之事實。如謂林氏即崔氏家奴。乃未免捉風捕影。縱云實在。查家奴制度。本爲前清惡習。民國採平等主義。更不能藉此將林氏墾成之熟地而沒收之。按大理院判例。以自己所有之意思。先行墾占之荒地。有優先報領權。又凡對於現在占有人告爭所有權者。如果不能爲確當之證明。仍應維持現狀。歸現在占有人繼續營業。本案係爭地畝。據前述論斷。崔善

堂提出之證據。既不能發生確實之效力。崔族對於該地又未以自己所有之意思而占有。而開墾。援以右開院例。林自成開成之地畝。自應歸其繼續管業。至崔族仍用林自成看墳與否。該族自有取舍之權。應毋庸議。故爲判決如主文。

民國八年九月五日

吉林地方審判廳民事簡易庭

推事 荆光鼎

書記官 張世勛

第二審

○崔善堂上訴狀

控訴人 崔善堂

被控訴人 林自成

爲不服判決。依法控訴。懇請撤銷原判。以正是非事。竊查前控家人林自成霸占墜地等情一案。經鈞廳簡易庭判決。主文內開原告請求駁回。被告現在

占有之地畝。仍歸被告繼續管業等因。奉此。應遵勿瀆。惟事實錯誤。理由亦極不充分。茲爲逐項分述如下。
(甲)事實欄謂林自成之先祖林富。在該墜附近山溝山坡及無主墳塋間。歷年零星開成熟地廿餘垧。並修有房屋廿餘間。招戶食租。迄無異說。以是土人呼該處爲林家溝等語。查林氏先人自前清初年。卽隨民先人來吉。旋令看墜。其所墾係林氏逐次開闢。並非始於林富。至其所居正房兩所。係民修築。(吉省原先有借地不拆屋之習慣)所有房屋均非林自成修蓋。至謂以是土人呼爲林家溝等語。此不過當時以該處荒僻無人。作爲標識而已。萬不足爲本案確切之根據。又謂崔族另有草房數間。坐落城西草市地方。租與信成太居住。民國二年以吉江相距甚遠。不便歷年遣人祭掃。遂託林自成代爲照料祭掃等事。祭掃費由信成太支取。當立有崔氏奉託林氏取祭祀錢摺各等語。詳釋其意義。一似民族既有此房。墜地之房卽非所有也者。以理想

而抹煞事實。甚爲詭異。（已見前節茲不贅述）且令林氏照料塋地。自民全族赴江。卽令林氏照料。並不始於民國二年。若僅以二年之取錢摺爲據。烏足以爲定案。所謂摺上奉託二字。乃係林自成自己僞造。以爲卸卻家人地步。乃原判亦竟引爲事實。其裁判之不公。於茲可見一斑。並謂本年春間崔族公委崔善堂代表來吉經理塋地。以便升科。崔善堂乃將墳圈四周荒地。連同林自成開成之熟地。一併繪圖報領等語。其語意似民不應領。又似報領非出民族公意也者。殊不知繪圖報領。均係民族公意。非民一人意思。亦非民一人之事。江省來函及委任具在。請

應憲查閱。卽悉真僞也。

乙理由欄探取被告代理人主張。謂查崔族移駐江省後。卽留家奴林添瑤看守墳塋字樣。而林氏家譜中並無林添瑤之名。又謂林克昌乃係林自成祖父。前數年故去。及至現在不過八十歲。按康熙廿二年迄今已二

百餘年。彼時該族家奴自無林克昌其人。又崔善堂呈案之林氏家奴三代圖。比較林自成呈案之林氏真族譜。不但名氏差錯。輩行亦均顛倒。不能發生證據之效力。據此數端。林氏非崔氏之家奴各等語。亦係偏聽片面之詞。以致諸多錯誤。查民族譜書不止載有家人林添瑤。且載有林克昌林富諸人。（卽林甫）徵詢林氏呈應之譜。係屬僞造。（由該代理人先閱崔氏譜書及家人三代圖後。經多日始呈林氏家譜）假使卽係真譜。其先遠之輩行。新譜亦未必填註。至謂民庭述康熙年間留家人林克昌看塋。計至今二百餘年。彼時自無林克昌其人等語。查民始終並無此等供述。且林氏係民族家人。無非生子隨同註檔。亦無一一熟其輩行之必要。採取此等證物。毫無根據之主張。率予判決。此民所以萬難折服也。又謂崔族立與林自成取錢摺表面載有奉託字樣。果係崔族家奴。何必加奉託二字。又林自成既有熟地廿餘畝。每年可收租糧四五十石。該族

何不就該租糧中扣留祭資。而必須由信成太支取房租。是尤足證明林氏非崔氏家奴各等語。查民族於林氏係主僕關係。原立與林氏取錢摺上。焉有奉託字樣。所謂奉託者。確係被告所偽註。其代理人遂從而主張。此安足爲確切之證據。至謂林氏每年既可收四五十石租糧。何必又由信成太支取房租。尤足證明其非崔氏家奴等語。此真強詞奪理。毫無理由。查民族待林氏雖係家人。向取寬大主義。當年全族赴江。所以令其開墾招租。資其養贍。恐其不足。又令收信成太之房租。補助四季祭掃之資。愛恤家人無微不至。乃指此以爲其非民族家人。天下庸有是理乎。至謂大理院判決例無主官荒。自應歸原墾戶承領等語。查所謂官荒者。應按無人占領之地解釋。係爭之地。係早經民族占有。焉能謂爲官荒。又謂民呈案之移文譜據等件。有乖謬舛錯之點。不能發生效力。即能證明林氏非崔氏家奴等語。被告代理人如此主張。原判官即如此判決。既已判決。

應即認定不移。方爲正當。乃判詞後又謂林氏爲崔氏看墳固屬難掩之事實。如謂林氏即崔氏家奴。乃未免捉風捕影。縱云實在。查家奴制度。本爲前清惡習。民國採平等主義。更不能藉此將林墾成之熟地。而沒收之等語。詳釋其義意。在承認與不承認之間。似是而非。自相矛盾。至其謂移文譜據乖謬舛錯。不知何據云然。夫勿論民之證據乖舛與否。尙能一一呈廳。林自成除一代理人力爲舌辨外。何尙無一物一人爲證據。伊所舉證人張文升等到廳。均言租種此地屬實。以先之事均不知情。此外並無何等供述。（請閱筆錄即悉）兩相比較。真僞立見。無奈原判官一味袒護。率予判決。民豈奈之何哉。原判詞又謂前移文整理各節。係查禁土人侵占之意。並非以自己所有意思。又該族於呈請吉林將軍衙門勘定後。何不丈量明白。其地若干垧。或刻於墳碣。或載入譜書。收爲崔族公有各等語。查民族附墾所有地段。四至分明。詳載於譜書及移文。不過該時思

想簡單。並未清丈垆數耳。且既有四至。及看塋家人爲憑。亦無丈量垆數之必要。乃原審對此不加詳查。將地判歸林氏所有。亦無怪林氏以代遠年湮。竟爲反客爲主之事。誠屬是非顛倒。曲直不分。民冤抑萬分。決難甘服。綜以上各節。是以依法控訴。懇請

鈞廳准予撤銷原判。責令遷移。由民另行招戶看墳。以昭公允。而正是非。則民閭族感戴鴻慈於無極矣。謹狀
吉林地方審判廳 公鑒。

民國八年九月廿九日

○吉林地方審判廳民事判決書

控訴人 崔善堂

代理人 劉家蔭律師

被控訴人 林自成

右控訴人因墾地糾葛案件。不服本廳簡易庭民國八年九月五日第一審之判決。聲明控訴。復經合議庭審理判決如左。

主 文

控訴駁回。仍照原判辦理。訟費九元零三分。歸控訴人負擔。呈案字據發還。

事 實

崔善堂之先祖。於清康熙年間。在吉林省城西北山懷葬埋墳塋一處。立有石碣界標。嗣舉族遷至黑龍江。卽招林自成之先人在該處居住看墳。所有塋盤附近之官荒。及無主墳墓間之隙地。經林姓招戶開墾。迄至於今。計已廿餘垆。并修房廿餘間。多年并無異說。崔氏因吉江兩地往返多有不便。遂將草市市房託由林氏逕向住戶信成太持摺取租。代爲按季祭掃。本年春間。崔善堂來吉。經理塋墓。見林姓房地若干。又以值價甚貴。遂將塋地左近荒場。連同林氏熟地。一併赴吉林縣報領升科。林自成亦前往該縣稟請報領。因爭執未決。崔善堂卽代表族人以家人林自成偷佔地畝。請逐令遷移退地等情來廳具訴。經初級審判將請求駁回。崔善

堂不服。控經合議庭審理。得悉前情。

理由

按崔善堂及代理人主張之理由。略謂崔氏有家譜載明家人林添瑤林克昌林富。并附塋地段四至。同治六年移文。亦載有家人林克昌。并禁止外人侵佔。該地既經崔族占有。何能謂爲無主官荒地。段之界石。亦被林自成拔棄。至林姓之家譜。及其取房租摺面之奉託字樣。均係僞造。意圖卸卻家人地步。別無確實證據。邊欲反客爲主。請撤銷原判。責令遷移退出房地。以便自行招戶云云。據林自成及代理人答辯之理由。略謂崔氏原係借地葬墳。如崔爲原業。先已葬墳。何以任林姓自便修房。該處又何以謂林家溝。而不命名爲崔家溝。或崔家墳。是林姓確爲先占有人。至謂林氏族譜僞造。何所據而云然。取租摺據已使用數年。係奉託字樣。顯非僞造可比。在第一審時。曾稱係取優待家人主義。今之陳述。前後矛盾。捏詞誣爲家人。意圖借墳賴地。彼之譜

書印文。實多有僞造之處。請駁回控訴等語。查本案控爭之地畝。兩造均無管業之契照。崔氏在該處葬墳二百餘年。林姓亦在該處墾地蓋房。占有二百餘年。均爲兩造互相承認之事實。究竟崔氏係借林姓占有之地葬墳。抑林爲看墳家人。并代崔氏墾地。均無確實證據。查崔氏之譜書。所列家人姓名。與林氏呈驗家譜原本多不相符。而林氏之家譜。確係真正可靠。并不能指爲虛僞。至其譜書內之地段四至。並無丈尺畝數。尤不能以塋盤之地段。而漫指塋地外之地畝。全包在內。至同治年之移文。是否可信。無從證實。縱使認爲確切可憑。亦僅查禁外人侵地葬墳耳。至對於林姓所種之地。不但無如何聲明。且有林克昌自種自食。并有藉此數畝薄田自食其力各等語。細繹義味。確係給與附近墳間閑荒墾種自食。以酬其看墳之勞。即徵諸各處習慣。當亦爲人情之常。豈能以服役最低賤勞務之所取得。經營二百年後。日漸發達。而復行奪回之理。是認其移文

屬實而推定之結果。已無告爭之餘地。又况林氏所墾之地。并不能確實證明爲崔氏所有乎。至取租房租之房摺。明載有奉託字樣。與上下文一筆書就。尤不應信口狡辨。妄稱偽造。卽指爲家人之證憑。希圖襲前清之惡習。以主欺奴而侵奪其財產。其餘理由。原判論斷極詳。茲不贅述。總之此項地畝。崔氏卽無所有之憑照。又無經理之事實。林氏既開墾多年。卽有優先權。准予報領升科。繼續管業。本件控訴無理。由應予駁回。特爲判決如主文。

民國八年十一月九日

吉林地方審判廳民事合議庭

審判長推 事孟慶恩

推 事鄭文秀

推 事吳景濱

書記官張世勛

第三審

○崔善堂上訴狀

上訴人崔善堂

被上訴人林自成

爲不服吉林地方審判廳判斷。業已聲明提起上訴在案。今再詳陳事。竊查林自成先人。本係崔氏看墳家人。毫無異議。民之墾地。歷有根基可考。非是徒託空言。在前清同治六年二月初六日。有吉林將軍衙門戶司付文。內開四至。南依東西兩山頭爲界。東西北三面均依山頂爲界。當初均有界石。孰意林自成陡起惡意。將界石拔去。意圖抵賴。當初民之先人。將此地出產。爲林自成之先人之養贍。故該氏肯爲民看守墾地。至於祭掃等費。另有草市房租作抵。至於年久日湮。墳地開墾已多。林姓瞻弊。房東轉租他姓。至於今日抵賴。又藉地戶作證。其心不良。可見一斑。雖然人證總不如物證之有價值。民如無同治六年二月初六日之付文。民決不敢與伊爭執。再查伊之代理人言詞辨論。有甚奇者。謂林

自成先人林富。在民塋地附近山溝山坡。及無主墳塋中間隙地。歷年零星開墾成熟廿餘垧。並修房廿餘間。民之先人如無此等熟地房屋。伊其肯爲民看墳乎。又云土人呼該處爲林家溝。不過表明林姓暫住此地。若以此爲爭執之根據。如東關之昌邑屯。則當歸昌邑人所有。德惠縣之林家崴子。又當全歸林姓所有。若以此爲判斷根據。審判官實受代理人之朦蔽。不待言矣。再者西分水嶺距城甚近。若非民之家人。其有開墾熟地廿餘垧。歷有百餘年無人過問之理。不待知者亦明矣。再查前清三園地例向無租賦。看墳家人亦不與房東納租。非止民一姓而已。再者被告代理人答辨。謂民呈廳林氏三代係民僞造。林氏另有三代更爲佞口。況民呈廳家人林氏三代。黑龍江正黃旗五佐有檔可查。該代理人隨意顛倒林氏宗譜。意圖勝訴。概不足爲憑。林氏係屬民人。本無檔冊可據。隨意顛倒輩行。誰敢爲非。又云民之錢摺表面上載有奉託字樣。更不足藉此爲

據。林自成雖係家人。看守墳墓。係伊之分內應爲。至於四季祭掃。焚紙化灰。呼祖呼父。非伊之所應爲。其錢摺表面載有奉託字樣。又何疑哉。有此種種理由。今再請求
鈞廳撤銷原判。另爲判決。或發還更審。則民全族感戴無極矣。此呈

吉林高等審判廳 公鑒。
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律師劉翰清撰狀

○吉林高等審判廳民事判決第二四號

上告人崔善堂

代理人劉翰清律師

被上告人林自成年二十六歲吉林縣人住西關

業農

右上告人爲墾地糾葛案。不服吉林地審廳民國八年十二月九日第二審判決。聲明上告。本廳審理判決如

左。

主文

原判撤銷。

本案發還吉林地審廳。迅予更爲審理判決。

理由

按上告人主張要點。謂伊先祖於清初年來吉。佔有係爭產作爲塋地。有同治六年將軍衙門戶司公事。詳載墳塋四外界址可據。迨達將軍任內。又經理數次。原審應何以林自成招戶食租之故。即將所有權判歸林家。實難認可云云。

被上告人及代理人答辨要旨。略謂此地確是被上告人先人佔有。雖將佔單遺失。有多年地戶可證。且如爲崔家所有。何以多年不要租糧。另給祭掃錢文。當然是借地埋墳。崔善堂所有。提出將軍衙門戶司印文甚屬模糊。不足爲據。應請維持原判等語。查此案係爭地畝。當事人一則以經其先人佔領。有墳墓可證。一則以開

墾多年。當然取得墾戶之資格。而均無文契大照爲所有權之憑據。原審以被上告人係遠年開墾之戶。判將訟爭地歸其管業。雖似不無見地。第查上告人呈案之將軍衙門戶司付文及關於草圖內載四至均數。確將係爭地畝已包括在內。且付文草圖均蓋有印信。不能謂爲毫不發生證據法上之效力。究竟此項付文。是否足憑。省公署自必存有前將軍衙門移交關於此案之卷宗。原審自應予以調查。以資印證。縱原判謂付文載有林克昌自種自食。無故不得驅逐而已。倘證明付文爲本案確據。則該地之佔有權。似仍屬於崔氏。據此而論。該係爭地。究應歸誰承領。尙不無審究之餘地。而本案即不無更審之原因。基此論結。本案上告不能謂爲毫無理由。應將原判撤銷。發還吉林地方審判廳。迅予更爲審理判決。再此次上告審訟費。應於更審判決時。判令敗訴人一併擔負。特爲判決如主文。

民國九年四月十五日

吉林高等審判廳民事第二庭

審判長推 事富春田

推 事李文蔚

推 事楊繼楷

書記官賈慶春

發還更審

○吉林地方審判廳民事判決書

控訴人崔善堂

代理人劉翰清律師

被控訴人林自成

右控訴人爲墾地糾葛案件。不服本廳民國八年九月五日簡易庭之判決。聲明控訴。經本廳合議庭判決後。又聲明上告。經上告審發還更審。復經本廳合議庭審理判決如左。

主 文

本件控訴仍予駁回。

事 實

控訴審訟費歸控訴人負擔。

緣崔善堂之先祖。係漢軍旗人。原籍山東。於清康熙年間投效吉林。死後經官家給予墳塋一處。葬於西北山懷四面立有石碣界標。嗣因征剿俄人。舉族移駐黑龍江。囑託林自成之先人看守墳塋。林氏即將塋外附近之官荒及無主墳墓間之隙地。歷年開墾。并招戶食租。迄今二百餘年。均無異說。以是土人沿呼該處爲林家溝。崔氏因吉江兩地往返祭掃多有不便。遂將省城草市市房託由林氏逕向住戶信成太持摺取租。代爲收季祭掃。八年春間。崔善堂來吉經理塋墓。見該處週圍房地若干。又以市價較貴。遂將塋地附近荒場連同林氏熟地一併赴吉林縣報領升科。林自成查悉前情。亦前往報領。因爭執未決。崔善堂即代表族人以林自成偷占地畝。請逐令遷移退地等情。訴經本廳簡易庭將其請求駁回。崔善堂不服。控經本廳合議庭判決。仍維